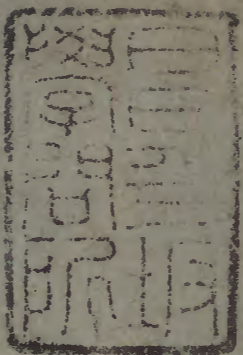


朱子語錄類要 五之七



			五 二 五 九	漢 書 門
八	〇	〇	九	
册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九	五		漢
函	二		書
一	五		
七	八	九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9
册數	8 ( 3 )
函號	298 254





誠

道

忠恕

忠信

陰陽造化

五行氣運

凡兩箱皆雷庵日星

律歷

天文地理

鬼神

淺草文庫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五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

文公因論誠意曰過得此一關方是人不是賊

書上則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

則如不讀矣

意誠後推盪得查滓靈利盡是義理

遺書中說蘇季明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

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

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

專一曰而今學者只是安一个專一若參禪修

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物事想成



有釋氏有底想成無只是專一  
或問專一可以至誠敬否曰誠與敬不同誠是實  
理是人前背後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  
分便是誠若只做得三兩分說道今日謾恁地  
做恁地也得不恁地也得便是不誠敬是戒謹  
恐懼意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曰每常只泛看過子細思量  
極有義理孟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  
也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物只是眼前事物都  
喚做物若誠實方有這物若口裏說莊敬肚裏  
自慢忽口裏說誠實肚裏自狡偽則所接事物  
還似無一般須是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截然而

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欲為善又有个為惡意  
思欲為非又有个為善意思這只是不實如何  
會有物

或問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存誠如此  
則未進講以前還有間斷否文公曰不然尋常  
未常不誠只是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  
浴而告哀公之事是也

或問陽貨闖亡以饋孔子孔子亦闖亡而往拜之  
夫陽貨之闖亡此不足責如孔子闖亡而往則  
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  
彼以闖亡來我亦闖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  
但孔子不幸遇諸途耳  
問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莫是見得



萬物皆備於我所以樂否曰誠是實有此理檢  
點自家身已果無欠闕事君真个忠事父真个  
孝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樂孰有大於此  
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  
巧言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  
所不至所以可耻與乞醯之義相似  
程子謂一心之中有兩人焉將為善有惡以間之  
為不善又有媿耻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  
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  
大抵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  
要前他教後去此最學者所宜察  
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  
欺則不可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

底

誠意是真實好善惡惡無夾雜又曰意不誠是私  
意上錯了心不正則公道上錯了  
問誠信如何分曰誠是个自然之實信是个人為  
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便是信  
意誠如蒸餅外面是白麩透裏是白麩意不誠外  
面是白麩裏面却是籠麩一般

道

清虛一大形容道體如此道兼虛實言虛只說得  
一邊  
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  
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



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年之人知其歸着也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個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  
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個便將道做一個空無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個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個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已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更如何是道

問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理不可便以道為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理勉齋曰道字有來亦兼體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指體言又說率性之謂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勉齋曰只是德亦兼體用如通書云動而正和曰道用而私曰德文公曰正是理惟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



有个形迹有道更有器有器須有道有物必有  
明道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  
如此說曰道是明道見得分明故云須着如此  
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  
見得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  
乎道  
輔漢卿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  
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  
生忽發歎以為只如此不覺老了還是以前就  
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否先生曰不如此自是  
覺得無甚長進於上而猶覺得隔一膜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以

人言之其體則謂之心其理則謂之性其用則  
謂之情體非體用之體

問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切謂手持  
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目視耳聽  
未是道視明聽聰乃道也或者不然其說謂手  
不可履猶是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  
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文公曰不然桀紂  
亦會手持足行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是認  
欲為理也程子曰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着些  
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他着些私吝心五字  
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器  
數儀章之未則道乃是一虛無恍惚無所準則  
之物何故如此說道字文公曰不可曉處此類



甚多內問如此說則似禪矣文公曰固是其徒如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談禪惟羅仲素先生却是着實子細去理會其舊日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無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文公曰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即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个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个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指出

矣目如則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無虧欠也

或問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盡得之夫子許多大處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箇瑞物即此物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然後謂之發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就人身言之道是吾心繼之者善是吾心發見則隱羞悲之類成之者性是吾心之理所以為仁義禮智是也



理是有條辨逐一路子心各有條謂之理人所共  
由謂之道

由是之焉之謂道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足乎已  
無行於外之謂德此是說行道有得於身者非  
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

陳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一  
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  
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是有箇物事文公曰操  
有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量幾曾捉  
定有一定物事在這裏又問曰顧諟天之明命  
畢竟是箇甚麼曰此是說見得道理在而前不  
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  
倚於衡皆只是見得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

光輝輝地在那裏

文公云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几溪澗小港中水

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

一貫底道理又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如

日月雖些小孔竅無不照見此好識取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

見為用處

道者文之根本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

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

寫出文便是道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

俱則文與道為二本歐公之文則猶近於道如

唐體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

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南豐文又較質而近理



只是關缺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  
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  
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  
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忠恕○忠信附  
文公曰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  
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之意曰盡己之謂忠推  
己之謂恕中庸言違道不遠是也此是學者事  
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  
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聖人渾然天理則不待  
推自然從此流出盡與推字聖人自不用如此

學者須是推故程子云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  
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中庸則只  
說是下學上達又說是子思掠下教人說論語  
則曰一以貫之大本達道也與違道不遠異者  
動以天耳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規模又別忠恕一貫一  
字多在忠上  
或人云忠是無私己恕是不責人曰自有六經以  
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恣中庸亦只說施諸己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嘗說不責人不成只  
取我好別人不好更不管他如子弟不才吾所  
合責則須責之豈可只說我是恕便了論語只  
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薄者如言不似已



之所能必人之如己隨材責任而已耳何至舉而棄之

學者問忠恕一理却以說箇中和一般曰和是己中節了恕是方施出處且如忠恕如何是一貫對曰無間斷便是一貫曰無物如何見得無間斷蓋忠則一纔推去便貫了此忠恕所以爲一以貫之蓋是孔子分上事如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此孔子之忠恕他人不得與焉忠恕一也然亦有分數若中庸所謂忠恕只是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則是賢人君子之所當力者

以一心貫萬事忠一本恕萬殊

林子武問盡己之謂忠曰盡己字是忠之注脚今

要討盡己注脚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誠思自家爲人謀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聖人是不猶手脚底忠恕學者是着工夫底忠恕不可謂聖人非忠恕也

葉味道問大學所藏乎身不忠處恕字還就接物上說如何文公曰是就接物上見得忠只是實心直是真實不爲到得應接事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直是忠方能恕若不忠便無本領了更把甚麼去及物程先生說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及物李守約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箇



忠恕豈有二樣聖人忠恕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又曰盡已不說是盡吾身之實理自盡便是實理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為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固是不實雖有九分孝只略略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劉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

伊川言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某看忠有些子是誠之用如悲悲臭如好好色十分真實恁地便是誠若有八九分恁地有一分不恁地便是

夾雜些虛偽在內便不是誠忠便是盡心盡心亦是如此便有些子是誠之用

或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又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着力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為下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夫子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便是學者之忠恕

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又說道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說如今人要做一件事是忠做出



在外是信如今人問火之性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便是信心之所發既實則見於事上皆是實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是自誠而明意思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此語出周禮疏或有援引此類說忠恕者曰今日浙中大學正坐此弊多強將名義比類率合而說要之學者須是將許多名義加忠恕仁義孝悌之類各分析區處亦如經緯相似使一一有箇落着將來這箇道理熟自然有箇合處譬如皆是南康人却須去其間識其人為誰其人往甚處然後謂之

識南康人也

忠信實理也忠恕是工夫公平則是忠恕之效所以謂其致則公平致極致也

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箇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

或問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說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却兼通不得如何曰也只一般其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通心中底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為恕

或問程子言如心為志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



物一箇物裏面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之於天  
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自然無所  
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問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上句是聖人之

恕下句是賢者之恕否曰上句是聖人之恕下

句是賢者之仁聖人之恕便是衆人之仁衆人

之仁便是聖人之恕

問如心之恕曰如此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

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

或問仁恕之別曰生底是恕熟底是仁有觀當有

計較底是恕無計較無觀當底是仁

范公曰以恕已之心恕人此句未善若曰以愛已

之心愛人方無病蓋恕是箇推出去底今收入

來做恕已便成忽略了

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貫通是恕也又曰

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言謂仁義亦得

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

同禮辯異文公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

明道謂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伊川謂盡

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明道之語周於事物之

理便恁地圓轉伊川之說嚴故截然方正

伊川語解有一處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

於中之謂子見於事之謂信被他秤停得也不

多半箇字也不少半箇字徐居父曰盡已之謂



忠今有人不可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來問自家其人凶悲若盡以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別是一箇道理所以有子云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則不可以復乾之忠信是專在己上言之者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性把捉有持守底意思又曰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故明道曰忠信內外也這內外二字極好聖人之忠只是流出來不待推忠信是一字但以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

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范忠宣公說恕已之心恕人這一句自好只是聖賢說恕不曾如是倒說了不若橫渠先生說以責人之心責已以愛已之心愛人則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此不善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是天子思尚是人在忠近誠恕近仁一貫以聖人言之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若不是恕去推那愛那愛也不能及物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五

夫道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道廢則人亡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有餘則財自足財自足則  
 用可取用可取則後可以自奉可以施人  
 夫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風靡  
 君子之德華小人之德也華也也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六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陰陽造化○風兩霜雪雷電日星附

文公曰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一月中氣是小  
 天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這冬至前幾日須  
 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晝不是  
 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  
 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克然哉這語自說得好  
 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  
 其虧蓋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  
 莫不然  
 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十不



差伊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  
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  
灰去晷刻不差  
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  
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  
至天是爲四月陽生既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  
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  
也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則陽勝陰無物不  
然無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皆  
然  
問仁包四德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  
則陰陽都偏了文公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

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  
陽氣依舊在且如陰陽其初亦只是一進便喚  
做陽退便喚做陰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  
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坎離

剥上九一晝分爲三十分一日剥一分至九月盡  
方盡然剥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  
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晝但其始未  
著耳至十一月則此晝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  
也

張乖崖曰陽是人有罪而未書案也尚變得陰是  
已書案子更變不得此人曾見希夷來言亦似



氣化是當先一箇人無種自生出來底形生却是  
有此人後生出來底

橫渠云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陽氣正升忽  
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  
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為陽 飄揚為  
雲而升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  
為雲也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  
為雷也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而不得故旋繞於其  
外不已而為風至改散陰氣盡乃已也和而散  
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疔瘧戾氣

太極圖

飛電之類疔瘧黃霧之屬皆陰陽邪惡不正之  
氣所以電水穢濁成青黑色

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事皆如此今浙中學者  
且說合處混 處不說分處

雷雖是氣但有氣便有形發竦本只是薄雨為日  
所照成彬然亦有形能改水吸酒人家有此或  
為妖或為祥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烝  
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烝鬱而成非  
必龍為之也只是下氣上升未能為雨必是上  
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成雨橫渠正蒙論風雷  
雨電之說甚分曉

雪花所以六出者蓋只是霰猛風拍開成稜辨也



又六者陰數大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自然之數

日月交蝕○潛虛

日月外影金水內影

問生明生魄如何曰日為魄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車載人之載月載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三小盡則初二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故見其盈虧或云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凡其受光如粉壁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肩漸遠則光漸大日如日在午月在酉近一遠二是之謂弦至日月相望則日在西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

日在地中則月在天中日光甚大從地四面衝上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世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受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杳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魄加日之上則日蝕在日之後則無蝕謂之晦朔則日月相並又問步里容談所載如何曰非是又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虛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蝕矣

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此亦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



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極星動不動  
曰極星也動只是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今人  
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  
不向外去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  
動及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  
頭而極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  
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那天上分  
爲十二路底即十一辰辰天壤也此說是每一  
辰各有幾度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是  
辰也故日月所會爲辰

南極見者人壽是南邊自有箇老人星南極不見  
季通嘗設一問云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  
取正於極而極星不在其上何也某無以荅後

思之只是背坐極星便北而南則無定位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啓明金星長庚生星

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

沒則西見水星貼着日行無半月日見

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五十度

陳安卿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則如何

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

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

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却

成退了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却成退了二

度積至二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則天所進

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



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成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謂之右行且日日行遲月行速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故太玄首便說日云云向來又不曉此因讀月令日窮于次疏有天行過一度之說推之乃知其然文如書齊七政疏中二三百字說得天之大體亦好前漢律曆志說道理處多不及東漢志較詳又問月令疏地冬上騰夏下隆曰未便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數用度筭方知

五行氣運

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建亥之月爲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着如此更易一番

問忠實文漢儒之論今伊川亦用其說如何曰亦有此理只是忠樸君臣之間一味忠樸而已才說實便與文對矣又問五運之說曰本起於五行萬物離不得五行五運之說亦有理如三代以前事經書所不載者甚多又問五運之說不知取相生否相克否曰取相生又問漢承秦水德之後而以火德繼之是如何曰或謂秦是問然事亦有適然相符合者如本朝太祖以歸德軍節度即位即是問立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乃與高帝赤帝子一般



五子六甲二五為干二六為支

律曆

文公曰中氣只在本月若變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

水火木金土是五行之序至五聲宮却屬土羽屬水宮聲最濁羽聲最清一聲應七律共八十四調除二律是變官止六十調

日之行日退一度月之行日退十二度

月令比堯之曆象已不同今之曆象又與月令不同

樂聲黃鍾九寸最濁應鍾最清清則四寸半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六十四至十四則不齊而不容分矣

樂聲是土金木水火洪範是水火木金土

洛陽有帶花劉使名几於俗樂甚明蓋曉音律者

范蜀公徒論鍾律其實不曉但守死法若以應

鍾為官則君臣民事物皆亂矣司馬公比范公

又低二公於通典尚不曾看通典自說得分曉

史記律書說律數亦好此蓋自然之理與先天

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須變而通之

却生變律

劉九與伶人花日新善其弟歷之令勿與通九戒

花必吹笛於門外即出與相見其弟又令終日

吹笛以亂之然花苗一吹則九識其笛音矣

律管只以九寸為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

如破竹矣



音律如尖塔樣闊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大  
濁羽以上則太清皆不可為樂推五聲者仲聲  
也

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處分明  
或說曆四廢日曰只是相勝者是春庚辛日秋甲  
乙日溫公潛虛亦是知此

古今曆象只推筭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  
蔡京用事主張荆卅清作樂盡破前代之言樂者

因作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寸中聲只八寸七分  
一按史記七字多錯乃是十分一其樂只是杜  
撰至今用之

絲官而竹羽  
堂上樂合鍾玉磬令大常五磬鎖在櫃裏更不曾

設恐為破損無可填還尋常交割只據文書若  
要着旋開櫃取一二枚視之

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顛項四分曆劉歆  
欲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  
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  
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蔡季通所  
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  
雎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  
無異不知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  
異但恐古者用濁處多今樂用清處多蔡季通  
謂今俗樂黃鍾乃夾鍾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



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  
為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  
則後月初三日生明

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季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  
變宮變徵為調恐其說有理此博中聲以降五  
降之後不容彈矣之意也

七聲之說國語言之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

清若定得黃鍾是便入得樂都是這裏才差了

此字其他都差只是寸難定所以易羞

揚道夫問所論樂令攷之若以黃鍾為宮便是太

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鐘為徵南呂

為羽應鐘為變宮若以大呂為宮便是夾鍾為

商中呂為角林鐘為變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

黃鍾為變宮其餘則旋相為宮周而復始若言

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

為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

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

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

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

射上生中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

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

餘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

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

又闕其半○所闕其半者蓋若大呂為宮黃鍾為

變宮特黃鍾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



宮亦皆以此文公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  
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能加  
損此其所以為妙  
問既有宮商角徵羽而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文公  
曰二者是樂之和去聲聲相連接處  
文公曰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攷自唐以後  
都無可攷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  
用十分為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只以九分  
為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  
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書不知當時  
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攷  
器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其見之則所論過於  
范馬遠甚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為是皆亂說其

與之言是未可恁地說恐老兄欺他未得只是  
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令將五音十二律寫作圖  
子云且須曉得這箇其他却又商量

蔡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據  
問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歷勝之術曰  
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只  
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皆在  
問向見樂書溫公嘗言本朝無祉音文公曰不特  
本朝從來無祉角亦無之然只是大常樂無宴  
樂依舊有只是無角祉調如今曲子所謂黃鐘  
宮大呂宮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  
一聲亦是宮聲便謂之宮調若是其中按指處  
五音依舊都在如說無祉只是頭聲與尾聲不



是社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麼欠缺處所以  
做社調不成雖徽宗曾令人硬去做後來只一  
聲是社尾後一聲依舊走了不是不知是如何  
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  
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  
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  
陽自黃鍾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鍾皆  
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旋宮且大呂為宮則大呂用黃鍾八十一之數而  
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材鍾五十四之  
數而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  
甚好

天文地理

文公曰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雖然在中間使  
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之急故穀  
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所以  
道輕清為天重濁為地  
書疏載在璿璣玉篇裏先說箇天以其觀之若看  
得此亦可以想象天之形與日月星辰之運進  
退疾除之度皆有分數而曆數大槩亦可見矣  
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度甚麼人去量來只是  
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  
月度為辰

學者問向者先生令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  
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文公曰如是



則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  
見又如何如公所說只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東  
無心則牛須生馬桃樹復李花他又却自定程  
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  
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  
為心中間欽夫以其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則  
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  
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  
問天行健如何文公曰惟安定說得好文公曰天  
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  
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  
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  
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

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  
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

天轉非自東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却是側轉

問天有幾道文公曰據曆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  
黃赤道說赤道止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  
道是橫過在那赤道之間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  
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  
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  
星則閃爍開闢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  
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

土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橫於地下  
日中則景蔽於圭此乃地中為然如浚儀是也



今又不知後儀果得為地中否 問何故以八  
尺為表曰此須用勾股法筭之南北無定中必  
以日中為中北極則萬古不易者也北方地形  
尖斜日長而夜短骨里幹因煮羊脾骨熱日已  
出矣至鐵勤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  
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  
去女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  
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若以後儀與潁川  
為中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為近中  
問交會處者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  
天交兵之衝又恐無准類  
放驩兜子崇山或云今之澧州慈利縣  
西川人怕寒如那有雪處直是四五月以後雪不

融這便是影朝多陰處便是日到那裏時過午  
後陽氣不甚厚所謂漏天處皆在這裏恁地便  
是天也不甚闊只那裏已如此了過那秦鳳去  
想見寒如我眉山趙子直嘗登上面煮粥硬不  
熟有箇核子其時有李某者凍得悶絕了如佛  
國却煖他靠得崑崙山後四方蠻夷都不曉事  
那裏人却理會得一般道理恁他那裏人也差  
異  
東南論都必要都建康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  
望則諸要害地盡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  
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想應 武昌亦不及  
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  
之武昌縣地勢窄狹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



正古之武昌亦是好形 處上可以通關陝中  
 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  
 得山東及淮北而已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功處緣是山高少水  
 患當時只分遣官屬而不曉事底記述得文字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鄭康成亦誤  
 圭只是量影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至  
 後立表視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長  
 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晷長則表影短晷短  
 則表影長冬至後影長一丈三尺餘今之地中  
 與古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如木朝岳臺是  
 地之中岳臺在浚儀屬開封府已自差許多  
 莫都正是天地中間底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

雲中正高眷處自眷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  
 門西河自眷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  
 條黃河環繞右畔是等山自華來至中為嵩山  
 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為  
 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重案○冀州  
 建康形勢推壯然攻破着淮則只隔一水欲進取  
 則都建康欲自守莫若都臨安或問江陵曰江  
 陵低在水中全憑隄被他殺守隄之吏便乖那  
 隄一年一次築只是土  
 漢荊州刺史是守襄陽魏晉以後以江陵為荊州  
 又曰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 又曰江陵  
 之下連岳州是雲夢  
 丹屬陽漳故吳地今之丹陽却非古之丹陽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西  
不齊整耳某作九江彭蠡禹貢辨大槩見於此  
禹貢只說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  
無九江則洞庭之為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  
月亦涸只有數條江在其中  
陳安卿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文公曰只是以水  
驗大九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  
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  
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  
一支無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  
廣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為臨安又  
發去為建康

地西北至高地之高處又不在天之中

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  
素問中說黃帝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說  
是那氣浮得那地起來這也說得好

有容遊二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廣州  
山川極好文公笑曰被賢說得好下稍不免去  
行一番此時黨論方起故云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  
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長短夔殊  
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  
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周公以土圭則天  
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  
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



滿東南也  
佛經說崑崙山頂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去東南  
流入中國者為黃河其三方流者為弱水黑水  
之類  
文公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挨着天殼邊  
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  
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水與天接天包  
水與地  
關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  
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  
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  
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

但曆家又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  
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  
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妙書疏璣衡禮數星  
回于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攷  
又曰日影有周禮疏與詩疏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六



神者天之主時發時隱莫考於六

又曰日暎首風許說與情

新四于天寒去天難測其氣無常而冬夏  
冬寒則風又涼矣北風若散者則風  
天結其質非木竹也難聚曰天不熱寒其  
十三則不齊也此非其本也曰正氣亦  
此皆謂天大氣散散之氣也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七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鬼神

文公曰天下大抵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  
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  
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記熟讀便見二程  
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  
來聖人所制皆是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  
雨露風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  
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于梁觸吾射此所  
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  
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  
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小大精粗之不同



耳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可見  
或問鬼神文公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  
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  
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  
伸往來者相感通  
問翫魄鬼神之說曰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  
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  
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  
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而  
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各以漸云  
問南軒曰鬼神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此語如何  
文公曰誠是實然之理鬼神亦是實道理若無  
這實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該載了鬼

神之為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  
是理而已侯氏以德別為一物便不是 又問  
篤注謂性情功效何也曰此與情狀字只一般  
又問橫渠謂二氣之良能何謂良能文公曰屈  
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又問伸是神屈為  
鬼否文公以手圈卓上而指其中曰這道理圓  
只就中分別恁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  
反皆屬陰是鬼日午以前是神午以後是鬼月  
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  
童伯羽問曰日是神月是鬼否文公曰亦是草木  
方發生來是神彫殘衰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  
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因舉程子謂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文公曰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所以祭風伯  
雨師又問曰風雷鼓動是神收斂是鬼否  
文公曰是魄屬鬼氣屬神祈木煙出是神滋潤  
底性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魂魂屬神精血是  
魄魄屬鬼發用處皆屬神是魂氣定處皆屬陰  
是魄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魄入初生時氣多  
魄少後來魄漸漸盛到者又少所以耳聾目  
昏精力不強記事不定其今覺陽有餘而陰不  
足事多記不得小兒少記性亦是魄不足又  
曰夫子答宰我鬼神說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  
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歸于天精魄歸于地所  
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又問  
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

精也神之著也何謂也文公曰人氣本騰上這  
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  
則煙只管騰上去又問人死時是當時稟得  
許多氣氣盡則死否文公曰然又問曰如此  
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文公曰死生有命當知  
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  
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他已用  
出二分我才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  
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少延老氏惟見這  
裏一向自私其身○已上亦陳淳問  
陳淳問侯氏中庸云總攝天地斡旋造化闔闢乾  
坤動役鬼神日月由之而晦明萬物由之而死  
生者誠也此語謂何文公曰這箇亦是實有這



理便如此若無這理便都無物無鬼神了不是  
理如何微之顯誠之不可掉  
因問鬼神造化之迹何謂迹文公曰鬼神是天地  
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  
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  
又問謝氏歸根之說文公曰歸根本是老氏語畢  
竟無歸這箇何曾動又問曰性是天地之性亦  
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彼只是因  
氣之聚散見其如是耳文公曰畢竟是無歸如  
月彭映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  
豈是這月光上天去歸那月又如這花落便無  
了豈是歸那裏去明年復來這枝上生又曰  
這知覺便散否文公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

知覺亦盡 又問物怪神姦之說如何斷文公  
曰世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  
意多有是非命死者或溺死或殺死或暴病卒  
死是他氣未盡故依憑如此然終久亦必消了  
又有是乍死氣未消盡是他當初稟得氣盛故  
如此然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游  
魂爲靈便無了如人說神仙古來神仙皆不見  
只是說後來神仙如左傳伯有爲厲此鬼今亦  
不見 又問曰自家道理正則自不能相干否  
文公曰亦須是氣能配義始得若氣不能配義  
便餒了 又問曰謝氏謂相考精神便是自家  
精神如何文公曰此說得好祖孫只一氣極其  
誠敬自然相感如這大樹有種子入地生出又



成樹子便即這大樹也  
又問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文公曰人未死如  
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死之理將後面摺轉  
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  
學者問民受大地之中以生中是氣否曰中是理  
理便是仁義禮智易嘗有形象來元無形者謂  
之理若氣則謂之生也清者是氣濁者是形氣  
是魂謂之氣精血是魄謂之質所謂精氣為物  
須是此兩箇相交感便能成物游魂為變則所  
稟之氣至此已盡魂升于天魄降于地陽者氣  
也歸于天陰者質也魄也降于地謂之死也知  
生則便知死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是拒之  
是先後節次如此也 又問鬼神者造化之迹

且如起風做雨震雷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人  
自不察耳才見說鬼事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  
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得陰不正之氣  
不須驚感所以夫子不語此以其明有此事特  
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了  
問鬼神生死雖知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敢問文  
公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  
達文公曰精氣凝則為人散則為鬼 人問精  
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文公曰天道流行  
發育萬物雖是一齊都有畢竟是理為主人得  
以生然氣則有清濁氣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  
清者為陽濁者為陰知覺運動陽之為也骨肉  
皮毛血氣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 又問左氏



所謂心之精爽是爲魂魄說得是否文公曰高  
丙注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  
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  
只稟得許多氣須有箇盡時醫家所謂陰陽不  
升降是也人病將死熱氣上出下體漸冷熱氣  
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歸于天  
魄降于地而人死矣所謂有生便有死有始便  
有終也又問人死則魂魄升降曰漸散而不  
復聚矣然人之祀祖却有所謂來假來享此理  
如何文公曰若是誠心感格彼之魂氣未便盡  
散豈不來享又問且如周公以后稷爲始祖  
以帝嚳爲所出之帝子孫相去未遠尚可感格  
至於成康以後千有餘年豈復有朱散者而來

亨之乎文公曰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  
上初不是聚結爲一物而爲性也但人分上所  
合當者便是理氣有聚散理不可以聚散言也  
人死氣亦未便散得盡故祭祖先有感格之理  
若世次久遠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  
是他子孫畢竟只是這氣相傳下來若能極其  
誠敬則亦有感通之理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  
爲人如此則天地之間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  
更不由造化生生都廢却無是理也又問羊  
叔子識環之事非邪曰史傳此等事極多要之  
不足信便有也不是正理又問世之見鬼神  
者甚多不審有無如何文公曰世間人見者固  
多豈可謂無但非正理爾如伯有爲厲伊川謂



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魂魄無所  
 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象  
 似人非人旁午充斥出沒於雨水之間久之累  
 累不絕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跳躍衝之而過  
 足下却無凝然亦無他詢之此地乃昔人戰場  
 也彼皆死於非命荷冤抱恨固宜未散又問  
 知鬼神之情狀何緣知得曰如伯有為厲子產  
 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可謂鬼神之情  
 狀矣又問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豈亦  
 造化之迹乎曰論此理則庭前樹才數日春風  
 便開花豈非造化之迹又如雷電風雨皆是也  
 但人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叫則以為怪不知  
 此亦造化之迹但非理之正耳

又問世人多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曰家語曰山  
 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象土之怪曰黃羊  
 皆是氣之雜操乖亂所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  
 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  
 朶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  
 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坐間或云鄉間  
 有李三者死而為厲鄉典凡有祭祀佛事必設  
 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  
 盡為所汚後因為人放爆仗所依之樹自是遂  
 絕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仗驚散了設醮請  
 天地山川之神却被小鬼汚却以此見得醮設  
 無此理也  
 周問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何別文



公曰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  
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  
皆可見者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  
彼使人不可測知此神之妙用也  
學者問天神地祇人鬼地何以曰祗文公曰祗字  
只是示字蓋天垂三辰以著象如日月星辰是  
也地亦顯草木山川以示人所以曰地示  
劉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  
有子孫之祭祖先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文公曰  
神祇之氣常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  
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  
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  
及僧道之人既死而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

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  
恠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恠者  
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温温然熏蒸滿  
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死時如此劉元城  
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  
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或曰莫是元城  
之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文公曰只是元城之  
氣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  
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為蒿悽愴此百物  
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  
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蒿蒿即前所  
云温温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慘  
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者是也此皆



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或問人死魂魄散子孫却如何有感格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能呼召得聚如後波非前波畢竟通只是一水子孫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此事難說要在人自看得  
問先生所答廖子晦書有云死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之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莫是說天地之氣否文公曰此氣只一般周禮雖有天神地祇人鬼其實則一若有子孫底固是引得氣聚不成無子孫底氣便絕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生生不已底亦自浩然日生而無窮禮諸侯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

祭爽鳩氏之類蓋他先主此國來理合祭他非在其國便不當祭理合如此便有此氣所以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爲繇之神亦是此類不惟有子孫者方有感格其無子孫者氣亦未嘗亡也學者問既云人死氣散若如此說氣又未嘗散也文公曰如今祭句芒更是遠只是理合當祭便有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拍寒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人曉也所以明道答人問鬼神云好與賢說無何故聖人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其討此要人自看得說只說得到這裏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



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遍了自然曉得上蔡說得煞分曉了

學者問子路問事鬼神一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而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須盡得這道理無欠缺到那死時乃是盡得生理亦安於死而無媿矣又曰若謂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皆自稟五常性中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盡得這生理道理則死底道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問陰陽游氣之辨曰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翕出風便是游氣

問敬鬼神而遠之曰此鬼神是指合當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着才泥着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藏文仲却為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是也

問祭山川之神是有箇物故其神可致如人死氣散如何致得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必竟是因何有此其生也有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至此只是一氣入問祭先聖賢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人帝亦是如此

商人求諸陽故尚聲周人求諸陰故尚臭灌用鬱鬯然周人亦求諸陽如大司樂言圜鍾為宮則



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理精微用得  
樂便與他相感格此乃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  
是獻神之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粗者亦有此理又虞羨  
草聞人歌虞羨人詞與異詞則自動雖草木亦  
如此  
又曰今人有箇新生日神廟緣衆人心都向他便  
盛如狄仁傑廢了許多廟亦不能爲害只緣他  
見得無這物事了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  
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硬屬地滋潤精血皆屬水故云人之死有風火  
先散而地水後散者必善則不能爲崇蓋陽氣  
先盡也若地水先墮而風火未散者必不善則

死後爲崇他看亦子細不知西域生得一副  
當這般差異底人出來可怪如律歷度數之學  
那邊亦有之與中國皆合便可見人心之理皆  
一般  
又曰人之能思量計畫者鬼之爲也能辨別記憶  
者魄之爲也古人說魂魄多不同左氏以爲物  
生始化爲魄蓋人之始生方是此點精血之聚  
既有此魂魄既盛受那陽氣而生魂所以先有  
魄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亦是如此  
又問既曰往爲鬼何故祖考來格文公曰此以感  
召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  
精神感彼之精神謝氏所謂祖考之精神便是  
自家之精神蓋此謂也祭祀之理全是如此且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收縮節約底便是鬼樂是發揚底便是神故云人者鬼神之會說得自好又云至愛則存至確則著亦說得好  
魂火也魄水也魂陽也魄陰也魂動而魄靜水而火二常使魂守魄以動加靜以火迫水以二養一魂常養魄使不耗散而水火交此養生之要訣也今人都是水火不相管攝火動於上水動於下魂氣既耗盡而魄亦委散矣又曰耳目之精明為魄口鼻之靈吸為魂此語是而未

盡看來視聽呼吸皆是魂魄之發見者其中必有為之根本坎離是也魂陽之神也又氣之神魄陰之神也又精之神陰陽始交天一生水物之始生曰魄左氏既生魄煖者為魂故魄常為主為幹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幹以為坐忘立化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流為骨腋散為珠琲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其地水火風之說便是魂魄煖氣屬火轉動屬風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七



朝香未主... 禮記卷之...

如熱... 禮記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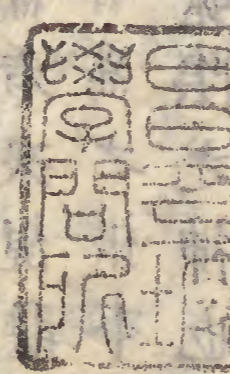
以... 禮記卷之...

出... 禮記卷之...

主... 禮記卷之...

之... 禮記卷之...

禮... 禮記卷之...



念化丙子



